

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理论丛书

论童话寓言

陈子君 贺 嘉 樊发稼 主编



I058
27
2

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理论丛书

论童话寓言

陈子君 贺 嘉 樊发稼 主编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

B 362935

责任编辑：赵 强

全国少年儿童文化
艺术委员会理论丛书

论 童 话 寓 言

陈子君 贺 嘉 樊发稼 主编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四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4 插页 2 字数 290,000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 7-5307-0141-X/I·72(儿)

定 价：4.60 元

前 言

编 者

建国以来，我国儿童文学事业频历坎坷曲折，几经兴衰，但总的趋势还是逐步发展的。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，随着拨乱反正、批判“左”的思想、观念的进展，以及加强和改进领导体制，儿童文学前进的步子大大加快了，在短短五、六年內便打开了局面，进入了一个初步繁荣的新阶段。发展前景十分令人鼓舞。但也不能不看到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仍不能适应“四化”建设的新形势，不能满足三亿多少少年儿童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要。我们的儿童文学还应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。

同相对日益繁荣的儿童文学创作相比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还远不发达，并且明显地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。在当前，儿童文学理论和儿童文学创作这个“两翼”的发展不平衡，已经成为进一步振兴儿童文学的严重障碍。要使整个儿童文学事业进一步腾飞，就必须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。为此，文化部于1984和1985两年，先后在石家庄、昆明召开了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规划会议，明确提出了建设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”的战略口号，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工作规划，要求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

编辑、出版66种儿童文学理论专著。其中有一套“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论文选”，共分六个分册印行。这本《论童话 寓言》便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广大的儿童文学作者、研究者、爱好者有所帮助。

童话在整个儿童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我们许多老的儿童文学作家差不多都写过童话，他们既是童话作家，又是小说作家，或诗人。在建国三十多年中，我们的童话创作和童话理论都是比较丰富的。本书共收入建国后至1985年年底38篇文章，大体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童话、寓言的基础理论，一类是作家、作品评论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五、六十年代发表的。进入新时期以后，对于童话如何反映现实生活、如何增强时代特色等问题也有一些新的探索。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整个文艺观念的发展和更新，我们的儿童文学，包括童话和寓言在内，在观念上也应当有所校正和创新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作品才能够新的历史条件下，适应形势，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，更好地为祖国下一代服务。因此，在儿童文学理论上，包括童话和寓言理论上，进行一步新的探索，确实是非常必要的。而这，似乎正是我们的不足之处。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促进。

本书的编选工作，虽经多方努力，但由于资料的限制，仍有可能漏录本应收入的佳篇，特别是有关寓言的理论、评论文章，只能收入为数不多的几篇。不当之处，还请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。借此机会，我们谨向所有热情支持我们编选工作的同志，特别是接受出版本书的新蕾出版社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1986年1月24日

目 录

前言

泛论童话·····	严文井(1)
论“童话”·····	陈伯吹(8)
文学的特殊形式——童话·····	金 近(27)
童话创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任务·····	贺 宜(39)
——《童话选》序	
童话与时代精神·····	黄庆云(54)
童话创作四题·····	浦漫汀(65)
童话随想·····	洪汛涛(92)
试论童话与现实生活·····	方仁工(115)
童话幻想新论·····	张锦贻(130)
试论叶圣陶的童话创作·····	蒋 风(140)
叶圣陶和他的童话代表作《稻草人》·····	樊发稼(155)
谈张天翼的童话·····	金 江(164)
一篇心理的、幽默的、教育的童话作品·····	陈伯吹(173)
——读《宝葫芦的秘密》	
哲理·诗情·浪漫精神·····	孙钧政(185)
——评严文井的童话创作	

贺宜童话创作漫评·····	唐再兴 郑乃臧(199)
活着为了大伙的幸福·····	汪习麟(213)
——谈《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》	
巴金的童话创作·····	刘崇善(221)
金近的童话创作·····	吴继路(228)
快乐的歌·····	盛如梅(240)
——浅谈包蕾的童话	
值得提倡的尝试·····	方仁工(250)
——读葛翠琳的童话近作	
美的心灵 美的境界·····	陈子君(259)
——谈谈《野葡萄》	
童话是诗·····	张锦江(265)
——试论洪汛涛童话的艺术特色	
一篇具有民族风格的童话·····	贺 嘉(275)
——读《神笔马良》	
让孩子们天天过节·····	高洪波(280)
——童话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	
谈谈《小布头奇遇记》·····	叶圣陶(291)
浅谈孙幼军童话的艺术真实感·····	杨实诚(300)
属于当代儿童的新童话·····	张美妮(309)
——试评郑渊洁的童话创作	
论寓言·····	陈伯吹(320)
智慧的语言 锐利的武器·····	贺 宜(332)
——略论寓言	
试谈我国的寓言·····	魏金枝(345)
中国当代寓言的分期及概况·····	吴秋林(358)

哲理的诗·····	金 江(369)
——略论寓言	
寓言简论·····	蒋 风(380)
寓言随谈·····	金燕玉(393)
浅谈寓言文学的表现形式·····	崔宝珏(404)
试论寓言人物形象的塑造·····	楼飞甫(410)
睿智而深邃的诗篇·····	高洪波 崔 乙(421)
——试谈严文井寓言的特色	
幽默机智地评价生活·····	彭斯远(433)
——金江、湛卢寓言创作一瞥	

泛论童话

严文井

我非常欢喜您的直率，和热心快肠。您想了很多。您对近年来的某些童话作品有意见，提出了新童话创作中的许多问题和困难，我觉得都有道理，确实值得我们这些搞童话创作的人深思。

只是有一个问题，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。您说：“现代生活很难产生童话，童话这种形式将要很快被别的文学形式所代替。”您这样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您在神话和童话中间画了一个等号。在古代，这二者的界线难于分得很清；但到了近代，它们彼此的差别却是越来越明显了。今天产生不了新的神话，可还不等于今天产生不了新的童话。如果您并没有把童话和神话混为一谈，那么，就更好；问题单纯一些，讨论起来就可能方便一些。

我认为断言童话就要消灭，似乎还早了一些。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吧。

问题不决定于我们这几个爱好童话的成人。童话作者不写，童话却仍然要产生，而且天天产生，处处产生。且别忙责备我“危言耸听”。希望您能挤出一点时间，去注意听听您那个四岁或五岁的孩子对着玩具的自言自语；再不，您就耐心地

陪着他或她去逛一次动物园，这对您的孩子和您自己大概都会有点好处。不信您试试看。嘿，真有意思！玩具居然说起话来了。但是，那说的是一些什么呀？到了动物园里，又是那么一堆“鸟言兽语”。如果您兴致好，也想了解一下那内容，那么您就只好求教于您身旁那个小公冶长了。您的孩子给大布偶和小布偶分了姐妹；给房上的狮子猫和金银眼的猫定了好坏；称赞白熊爱干净，批评黑熊不洗脸，这里就接二连三产生了好几篇童话。请不要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。如果您认为我刚才那句话带着点浮夸的成分，那么，就改成“接二连三产生了好几段未完成的童话”吧。再不行，就说“产生了一些童话的萌芽”吧。总之，是一种童话。由于孩子们的需要，世界上已经产生了，正在产生着，而且还要继续产生许多这样的童话。它们很粗糙，绝大部分还没有变成文字，甚至还没有变成清晰的语言，可是又美，又动人。许多更美更动人的有文字的童话就要从这个基础上产生。没有文字的童话，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。它们就和孩子一样普遍。它们是无数幼稚心灵的最初的闪光，千年万载，绵延不绝。只要有孩子，这种童话就自然会不断产生，是谁也控制不了的。

您的孩子也不例外地参加了这种创作，这件事也许会更加引起您的忧虑，但我却以为您用不着过分紧张。这没有什么可怕，倒是没有看到这样一件事，没有重视这样的事实，有些可怕。是的，您的孩子在对布娃娃说话，他在嘲笑河马肮脏，他挥舞着两只胳膊在胡同里跑，把自己当作了一个火车头，所有这些举动都不能证明他有神经病。他将来也不会因此就变得疯疯癫癫。他长大以后，不一定会以写童话为职业，更不会成为一个空想家或神秘主义者。很可能他还会爱上哪门科学，如果他

立定志愿去学习，我看他一样也能成为科学家。而且，如果现在他的这种创作特别显得出色的话，也许我的偏见在作怪，我认为，说不定将来他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。相反，如果一个孩子长到七八岁，想象力特别贫乏，一点幻想没有，贤明的父母倒真应该为他将来会不会有出息担一下心哩。

您从来没有幻想过么？您小的时候就不曾有过您孩子同样的行为么？别忘了，您和大家一样也有过幸福或不幸福的童年。在童年时代，您也一样喜欢听荒诞的故事或不怎么荒诞的故事；看起戏来，您也一样老着急地打听那是坏人还是好人；高兴的时候，您也不例外地发表过一些或长或短的幼稚的口头创作。然而到了现在，您的头脑并没有因而变得不健全，整天只会胡思乱想。您不是既热爱生活，又能冷静地考虑各种问题么？我以为，您在童年时期的所作所为，并没有给您现在带来了什么特别的不光荣。而且，直到现在您还多少保留了一些您童年时期的爱好。您不是偶尔也看看动画片，狗熊赛足球的笨拙动作不是依然也引起了您的微笑么？这并不坏。这说明您还有童心，也还有对童话的需要。虽然，比较起来您的需要也许是不太大的。您的孩子可不是这样，他的需要大得多。对童话，现在您的需要少（也许您自己还认为完全没有），您的孩子需要多，这都很自然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。我提起这些，无非是想请您注意某些事实，希望您在给童话做结论以前，考虑一下孩子们的意见。因为，童话是由孩子们的需要而产生的，最初的创造者是孩子。

孩子们，那些来到世界上不久的小小的“人”们，很奇怪，和我们有些不一样。他们精力特别饱满，对天上、人间、地下、水中、远处、近处，什么都感到兴趣。他们对他们见过

的人和事物，固然要进一步知道是怎样的，要问一连串的为什么；对他们所未见过的人和事物，就更急于知道是怎样的，然后又是一连串的为什么。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发现。在我们看来非常平常的草、木、虫、鱼，对他们都是一个个新大陆。他们对待这些东西好象很平等，但实际又很不平等。他们可以和小鸟小兽，小花小草打交道，做朋友；可是又强迫那些小鸟小兽，小花小草屈从自己，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做人。尽管那些东西外表都不一样，却都得具有一颗人的心；说得准确一些，孩子的心。万物都有点人的味道，而人则一定要分清好人和坏人。在他们单纯的心里，只要是非弄明确了，爱憎就特别分明。好人也许会犯错误，但好人总归是好人，好人的过失是会引起孩子们的担心。坏人也许很有办法，但所做的总离不开坏事，坏人的侥幸只会使得孩子们更加愤怒。好坏决不能调和，斗争决不能妥协，孩子们决不能中立。坏人本事大得出奇，好人的本事更强过他们万分。好人也许会遭受许多挫折和失败，但最后保险能够得到胜利。您先别嘲笑孩子们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公式化的主张，就这样好人胜利了一千次，坏人失败了一万回，故事重复了又重复，可他们还是不能感到满足哩。他们是许多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，老是要求：“再讲一个吧！再一个，再一个……”讲故事的人如果不是精疲力竭，再三向他们讨饶，他们的“勒索”总不会有完。这件事可不能不了了之。您不讲，他们就要求别人讲。您说没有新的，他们就让讲旧的。新的旧的都不讲，他们就看小人书。您不让他们看小人书，他们就看大人书。总之，有一张白纸，必须写上字，只看您写什么，怎样写；特别重要的是开始的时候写些什么，和怎样开始。

不是这样的么？那么，再请您回想一下您自己的童年时代吧。您大概不会忘掉那样一些晚上，您一面注视着煤油灯的阴影，担心一只毛茸茸的鬼手突然从板壁缝里伸出来，一面仍然满怀兴趣地听着说故事的人描写怪风怎样呼呼响，一个恶人被一个凶鬼追得无地可逃，或者一个狐狸精怎样在对着月亮修炼，诸如此类的故事。是什么力量使得您能够忍受恐怖的感觉，把这些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呢？

这个可怕的事实里面有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东西。看起来，仅仅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，也该得到应有的结论吧。您也许会回答，您完全不反对采取积极的态度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。您也赞成供给孩子们足够数量的读物，问题是什么样的读物。按照您的意思，好的儿童读物应该是：科学小册子，文艺性的科学读物，传记文学，或者还加上，纯粹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，诗歌，等等。如果您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。我还打算提出一点补充，请求在您所提到的那些读物以外，再加上童话和寓言。您所举出的那些门类无疑都是重要的，但如果仅有那些门类，不加上童话和寓言，还是无法很好地满足孩子们的要求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不避嫌疑。我认为，在儿童文学领域内，童话和寓言固然不能说一定优于别的形式，但至少也不是别的形式所能完全代替的。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，不是取不取消童话和怎样取消童话；而是怎样抓住我们时代的特点，我们的孩子的特点，新的生活带来的新的主题，写出新的童话来。

如果您同意，我们就转换一下话题，来谈谈新童话吧。新童话应该是怎样的呢？我不打算说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最好的回答应该是实践。但这不等于不搞童话创作的人没有发言

权。搞点童话创作的人，在实践之前，也不妨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打算。

有些同志主张把仙女和巫婆从我们童话里赶出去；另外一些同志还考虑，把王子和公主也驱逐掉；还有一些同志则悄悄暗示，希望鸟兽少说话，或甚至不说话，等等。这些意见，不能否认都是出于好意，我想所有的童话作者都会加以考虑。

童话不是自古以来就只有一种模样，一成不变的；它也不是靠吃仙女和巫婆这一类奇特的“食物”才能活命的。它的形式和内容看起来常常有些怪诞，但它最忌的是为怪诞而怪诞。所谓怪诞，例如时间的跳跃和颠倒，形体的变幻，等等，实际常常是和一种浪漫精神结合在一起的。童话虽然很多都是用散文写作的，而我却想把它算做一种诗体，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诗体。这种诗体有自己所适宜于表现的一定内容，容纳了较多的幻想，但不是以幻想为唯一的特征。主要仍然是生活（孩子们的生活和孩子们接触到的成人们的生活），和孩子们的心理特征，决定了它的形式的特点。所以，有些所谓怪诞，又常常是由孩子们心灵的镜子的特殊的折光而产生的。生活有变化，孩子们接触到的东西有变化，幻想自然也有变化。没有仙女、巫婆、王子、公主，可以有童话；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，没有美丽的幻想，没有浪漫精神，没有诗，哪怕有一个最奇怪的故事，则一定不会有童话。

童话完全可以不跟仙女、巫婆、王子、公主共命运，虽然过去他们在童话里是常出现的角色。在新童话里，许多新的角色代替了旧的角色，完全是合理的。但是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制定法律来限制所有那些旧的角色出场。我们还得辨别一下那些角色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场的。我们那些好心的同志完全可

以放心，假如有一个作者在必要时放一个仙女或一个公主出了场，这和提倡封建迷信，还不见得就是一回事情。

我们应该注意我们时代的科学水平，不要让幻想落在科学成就的后面，使幻想暗淡无光，成有被讽刺的对象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在发明了宇宙火箭的今天，还坚持要在背上插上蜡做的翅膀，或者仍然要去寻找那唐敖吃过的“蹑空草”。应当要求作者有丰富的常识，正确地描写所接触到的事物；但是我以为也不一定叫伊索保证狐狸确实是喜欢素食，而不喜欢肉食的，然后他那篇《葡萄是酸的》的寓言才许成立。清规戒律少一些，反映新的时代的新的童话肯定是会逐渐多起来的。

那么，新童话到底是怎样的，怎样的呢？您别看着我，看着孩子们吧！您看，他们在笑，他们在歌唱。他们的思想和幻想将要得到有力的启发，他们的身心将要得到正常的发展，他们将要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的人。对，新童话就在那里。他们将要回答。

1959年8月

（选自《小溪流的歌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）

论“童话”

陈伯吹

“童话”，这两个美丽的字眼，标志着一个具有诱人的魅力的世界。长期以来，它为读者所喜爱和向往。

薇拉·斯米诺娃曾经用了美丽的词藻歌颂过它。

在我们广大的领域中，有一块壮丽的园地。这块园地任何人都被准许入内——刚开始爱祖国语言的小学生享有它，老师享有它，老师的老师享有它，文学大师享有它，被人民所热爱的诗人享有它。这就是童话。^①

这几句话的本身就象是个童话，形象地把热爱童话的读者群描画了出来。值得惋惜的是这块童话世界即使人人可以进来，这块园地从古到今，却还开垦得不够大。正如鲍·波列伏依所说的：“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，人民的创作天才一共只创作了七八套成功的童话。”^②

① 《共青团真理报》，1952年2月3日。

② 《苏联人民的文学》上册，212—213页。

一 童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“谜”

“童话”是文学部门中比较特殊的艺术形式的一种体裁。它植根于现实生活。在现实生活这一基础上，通过幻想，用假想的或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事物和现象的“超自然的”力量；在艺术表现手法上，一般多采用“拟人的”——也就是让动、植、矿物等等披上了人类的外衣，并且赋予了人类的思想和意识，象人类一般地生活着，活动着。它是个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故事。“这就是说，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，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，只是幻想的同一性。”（《矛盾论》）

童话这一体裁的基本特点，是它把许多平凡的常见的人、物、环境、事件等等的表面现象，错综地编织成一个不平凡的奇异的图景，展开在读者的面前，它以它的特殊的形式达到教育的目的。

有个小猴子在井旁边玩。

他往井里头一伸脖子，看见里头有个月亮，就大叫起来：“糟啦！糟啦！月亮掉在井里头啦！快把它捞出来！”

大猴子跑过来一看，也叫起来：“糟啦！糟啦！月亮掉在井里头啦！”

老猴子跑过来了，后边跟着一群猴子。他们一看，也都叫起来，“月亮真的掉在井里头啦，快把它捞出来！”

井旁边有棵大树。老猴子倒挂在大树上，他拉住大猴子的脚。这样，一个连一个地接起来了，一直接到井里头，小猴子挂在最下边。

小猴子伸手去捞月亮，捞了好些时候，捞不着。